



载得辋川图，江天写秋色

连日的雨水，催涨了南江的水位。那哗哗的江水便有了急促的节拍，浩浩荡荡，像一支气势磅礴的乐曲，在两岸之间跌宕回响。

据《义乌市志》记载：“南江，为义乌江最大支流，又称洋滩江、画溪。源于磐安县双峰乡仰曹尖，经东阳市南马镇和画水镇王坎头村（今画溪村），流经佛堂镇画坞坑村，入义乌市域。”

南江的名字，依了现代人按方位命名的习惯。据《义乌县地名志》记载：“南江，别号画溪、洋滩江。因其在义乌县城南，又是东阳江（今义乌江）的南支，故名。”

可南江最动人的名号，还要数古称——画溪。“群山萦连，草木如画”，单这八个字，就把漫山漫水的诗意都唤了出来。

至于“洋滩江”，《义乌市交通志》解释得明白：“由于东阳北江的流量达南江的一倍以上，所以经常称来自南江之水，在中央村汇合处受滞，形成‘十里洋滩’的沼泽地而被称为‘洋滩江’。”

名字几经更迭，水却还是那脉水，只是添了岁月的味道。南江像一条天然的纽带，从磐安的山间悄然动身，流经东阳南部，最终在义乌江的怀抱里安顿下来——它串起了两地的地理脉络，也把两地的风土人情，不动声色地交织在了一起。人在江边走，恍若走进一卷流动的水墨，画里画外，都是江南。

如今人们习惯唤它南江，可“画溪”之名并未远去——人们又给它取了个新名字，叫“画里南江”。古往今来，这悠悠一江水，不知触动了多少文人的创作灵感。清代文人楼上层曾涉历画溪，感其山水清嘉、人文毓秀，乃赋《画溪》一诗以记之。其诗云：“风生秦少游，笔蘸王摩诘。载得辋川图，江天写秋色。”

楼上层，东阳人，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（金华）府拔贡。据《民国东阳县志》记载：“楼上层，字更一，号平江，又号蓬莱侍史，凤山（今属东阳县山镇）人……稍长，辄薄（轻视、看不起）制举业，博考经史子集，专治诗古文，奇崛奥衍，笔力峭绝。乾隆己酉（1789年），督学朱亟赏其才，拔荐，袁然首选（才能卓异，出众居首）。”楼上层不屑于科举应试，淡泊名利，获拔贡身份后即远离科场，以教书为业，成为活跃于浙中文化圈的一位重要文人。

诗中的“秦少游”，指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（字少游）。据传，秦观曾因病卧床，通过欣赏王维的《辋川图》而痊愈。“王摩诘”，指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，字摩诘，晚年归隐辋川（今西安东南蓝田县境内），其诗画艺术特色以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而著称。其中，王维所绘的《辋川图》，以辋川别墅为核心，描绘了群山环抱中的二十处景观，包含亭台楼阁、云水流肆及人物活动场景。

此诗串联起唐宋三大文化符号——秦观的诗情、王维的画艺、《辋川图》的意境，充满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审美意趣，达到了诗画艺术情景交融的境界。诗中的“风”，借指风韵、风流、诗意。“风生”，意指情致上生发，诗人将画溪的景色比作秦观那般的风流诗情，天生带有妩媚清丽的诗意。“笔蘸”，即用毛笔蘸取墨或颜料，让笔墨饱含王维的诗画韵味。

诗人写道：画溪的风流韵味，就像从宋代词人秦观笔下生出一般；画溪的景色天然入画，仿佛汲取了王维的诗画精髓。观赏眼前画溪所呈现出的江天一色、秋色尽染的壮丽景色，仿佛将王维笔下意境悠远的《辋川图》收入囊中，满载而归。

溪之私语：史料丰赡，区段各表

画溪蜿蜒，自古便是沿岸人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，滋养一方土地，见证沿岸村庄的兴衰。据《大明一统志》记载：“画溪，在东阳县西南三十五里，群山萦连，草木如画，因名。”

对于“画溪”之名的来历，各历史文献的记载基本一致，皆谓“群山萦连，草木如画”。但对于“画溪”具体指代南江中的哪段河道，在诸史料中的记载却不尽相同。仅在东阳境内就有不同的说法。

据《道光东阳县志》记载：“大盆（盆）山，在县东南一百三十里……东阳江出其北，画溪出其西。”另据《读史方輿记要》对画溪在

东阳县域内的记载：“画溪，在县西南三十五里。亦出大小盆（盆）山，环绕县南境，合诸溪水而西北出，群山萦回，草木如画，因名。入义乌市境，合于东阳溪（今义乌江）。”

在上述记载中的“画溪”，指的是从东阳入义乌市境的整条南江。另一种说法是，“画溪”仅指南江中的局部。

据《东阳市志》记载，源于大盘山的南江一路蜿蜒，流经磐安县，东阳市马宅镇、湖溪镇、横店镇，南马镇，（在流经安恬村段）有螺溪（磁窑溪）汇入，始称画溪。安恬村位于南马镇西部，由北宋马乔岳迁居于此建村，因“安谧恬静”得名。在画水镇，画溪流经黄田畈、画溪村，最后自画塔村南岸出境，进入义乌市境。

又据《民国东阳县志》记载：“画溪，发于大盘山……过南马，纳西天岩水、饭甑岩水及横溪。过安恬，至雅湖头，纳磁窑溪，始以“画溪”名。行受东溪、西溪、八华山水、南



溪、竹溪及八峰、乌岩诸山水而出义乌。此水俗称南江。”“磁窑溪，自官清岭南流，到陈宅，折而西，受仰天饭甑、正山、石鼓岭水，至雅湖头入干流。”

从上述记载可知，画溪之名自南江汇螺溪（磁窑溪）来水后始得。

在义乌境内又是另一番情景。同在《读史方輿记要》中，对“画溪”在义乌县境的注释为：“画溪，县南十五里。自东阳县西流至此，为洋滩渡，又西合东江（今义乌江）入金华县境。”

另据《万历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洋滩江，去县南十五里，即画溪。群山萦连，草木如画，故名。源出东阳（今属磐安）甘溪、安文，经东阳城南西流至此，为洋滩江。又西与义乌县溪（即义乌江）合港，入双溪（指婺江上游的义乌江和婺义江，‘双溪’在金华八咏楼南交汇后称婺江）。”

“去县南十五里”，是南江与义乌江的交汇处，亦即洋滩渡所在地。据《万历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洋滩渡，去县南十五里。”南江自东阳县流至彩虹亭入坑后，直流至洋滩渡，在义乌境内的整条南江，都称“画溪”。

据《清史稿》记载：“东江，古乌伤溪，自东阳入，合廿三里诸溪，折西南会瑞云溪、麟溪。又西南，右合绣湖，左合帖溪及善溪，径（经达）江湾钹（通‘市’，集市、市镇的意思），会画溪，又南纳吴溪，入金华。”

从《民国义乌县志稿》所绘的《义乌县境图》中可知，自彩虹桥开始，直至汇入义乌江，整条南江都标注为“画溪”。

在上述史料中提到的“画溪”，指的便是在义乌境内的整条南江。不过也有指在南江中某段的。

在《万历义乌县志》中，有专门对“画溪”的记载：“画溪，在县南二十余里云黄山下，经画坞山，五色相映，故名。”这里的“画溪”，指的是在义乌境内南江中的一段，即从画坞坑至云黄山脚段的南江。

山之传说：鲤鱼跃渊，虎祠遗闻

山是凝固的波浪，水是流动的群峰。亘古以来，依山傍水便是人类栖居的理想图景。画坞山、季坞山、挂网山……一座座山峰高耸入云，如青笋破云，层叠绵延。它们温柔地依偎在画溪两岸，在轻雾的笼纱中，

晕染出一幅水墨长卷，让人恍然领悟：何为刚柔并济，何为彼此成就的极致之美。

在画坞坑对面，矗立着挂网山。顾名思义，此山形如一张从峰顶散向画溪的渔网，网眼分明，气势浑然，仿佛要将满山的苍翠与溪水的灵动一并收起。据《义乌县地名志》记载：“挂网山，县城南12.5公里，海拔583米。”挂网山，又名观梦山。若要追溯其名由来，便不得不提画溪上的江心洲。那一座座洲渚，因形似游动的鲤鱼，被村民们唤作“鲤鱼滩”。自下游溯至画溪画坞坑段，竟有十八座这样的江心洲，错落布列，宛若十八条逆水争游的鲤鱼，昂首摆尾，栩栩如生。

“前有挂网山，后有野鸭山，上水鲤鱼分水忙。”这首在当地口耳相传的民谣，藏着一个名为“鲤鱼跳”的古老传说。

相传在东海龙宫里，有一对金丝鲤鱼姐妹。她们不愿顺从父母之命，心向自由的婚恋，便暗中相约，携手抗婚出逃。姐妹俩



游过长江，穿钱塘、富春，溯兰江、婺江、义乌江，一路逆流而上，终于抵达画溪的画坞坑段。时逢三月，春雨连绵不绝，恰遇洪水暴涨，泥沙俱下，河道壅塞，田舍村庄尽被淹没，百姓苦不堪言。

见此情景，姐妹俩倾尽全力，鼓浪冲沙，分洲泄洪。她们将溪中的泥沙推涌到两岸，筑起高高的堤岸。堤岸渐高，水流畅畅，百姓的庄稼和家产得以保全，姐妹俩欣喜万分，在水中欢腾跳跃，溅起一片晶莹的水花。

得知金丝鲤鱼姐妹抗婚出逃，东海龙王勃然大怒，急令虾兵蟹将倾巢而出，又命岸上禁卫军——野鸭子们张网布阵。一时间，画溪的江心洲上渔网高悬，两岸鸭兵列阵，欲生擒这对叛逆的姐妹，押回龙宫成婚。不料风声走漏，另十六位金丝鲤鱼姐妹闻讯赶来，相约在画溪十八洲聚首，共商拯救之计。



面对渔网与鸭兵的层层封锁，十八位姐妹毫无惧色，齐齐鼓浪摆尾，逆流而上。她们掀起的浪花，层层腾涌，如雪似银，直教虾兵蟹将与东海龙王眼花缭乱、头晕目眩；岸上的鸭兵更是一筹莫展，只得“呱呱”乱叫，徒唤奈何。双方相持良久，东海龙王竟无计可施，只得鸣金收兵，灰溜溜地遁回东海。

从此，金丝鲤鱼姐妹便在此地定居下来，繁衍生息。据说，早些年人们还可在画溪的画坞坑、坑口一带的江心洲上，目睹“双鲤分水”的奇观：阳光下，鱼翔浅底，浪花飞溅，金鳞闪烁，宛若画溪一绝。而那虾兵蟹将曾张网之处，如今矗立着一座挂网山；挂网山的下游，还有一座野鸭山，相传正是当年东海龙王的点将台。

在挂网山上，有一块形似古代官帽的巨石。而在画坞坑、坑口一带，则流传着另一首民谣，当地老人甚至张口就来：“挂网山，官网山，三斗三升芝麻官。”短短几句，道出了挂网山一带的好山好水与人们的自豪之情，也激励着后人热爱家乡这块风水

宝地。那么，在这句民谣的背后，又藏着怎样的一段传奇故事呢？

“斗”和“升”都是容积单位，芝麻粒又是体积很小的油料作物。芝麻粒多到能用“斗”与“升”来计量，形容芝麻数量之多。而“芝麻官”本指品级低微的小官，这里的“三斗三升芝麻官”，并非实指官员人数众多，而是强调此地人才辈出、科举仕宦兴盛。

鲤鱼在江中逆流而上，暗喻此地将出大人物。更不用说在画溪的画坞坑一带，有十八条逆流而上的“鲤鱼”——画溪上恰好有十八座被称作“鲤鱼滩”的江心洲。古代官船行经此地，都不敢鸣锣打鼓，唯恐惊动了这里的“大人物”，直至驶过挂网山。然而，若是天下的官都让这里的人做了，那还了得？于是，老天爷便降下一座形似渔网的山——挂网山，要把这群逆流而上的“鲤鱼”一网打尽；同时，又一脚踢翻了挂网山上的官帽。

传说不能当真，但挂网山的奇石、奇闻与



民谣，足够让人遐思。而在不远处的季坞山，又藏有另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。据《嘉庆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季坞山，县东南三十里。山巅有岩洞，相传四方之虎常会集于此，俗呼‘虎祠’，每冬至必出入山边；时有神马出，上下如飞。其山前临白岩、东枕南安、西挟石壁、北坐画溪，计四顷零（约400亩）。”

“虎祠”，是老虎祠堂的简称。这是冬至时老虎聚会的地方。“冬至如小年”，古时冬至多在祠堂举行集体祭祖仪式，按辈分行礼，祭拜祖先，并常伴食族宴、修族谱等相关活动。人类将冬至的习俗移植到老虎身上，将老虎赋予人性、神性与族源身份，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“万物合一”的哲学思想。

在历史上，虎患曾是困扰当地百姓的重大灾害。明、清时期的江南山乡，由于虎患频发，村民常在村口建立“虎王庙”或“虎祠”，村民在上山前会点香祈祷，希望“山中虎爷”多多关照、莫伤人畜。这类建筑反映了人与虎之间既畏惧又不得不共存的复杂关系。而在闹饥荒的年代，村民们大多靠砍柴、卖柴维持生计，一些村民上季坞山砍柴，就目睹了“虎祠”。

所谓“虎祠”，其实是一个大岩洞，俗称老虎洞。在其附近耸立着许多大岩石，山路沟坎过宽，村民挑着柴难以跨越，据说只有老虎才能跃过，“虎祠”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。

民之营生：筏运烟波，薪柴出山

古时运送货物主要依赖水运。义乌江与南江如同现在的公路主干道，沿途汇聚了几十条支流。其中，东江桥码头和洋滩江码头，既是木帆船、竹筏的装运码头，也是水陆交通枢纽。

南江全长109.6公里，在义乌境内长13.5公里。历史上，木帆船可上行至东阳的王坎头

（今画水镇画溪村）、黄田畈、南马等地。由于王坎头建有码头，画坞坑一带的村民前往该地，比到本县的佛堂以及洋滩、江湾等地更为便利，因此当地村民乐于去王坎头赶集、走亲访友、相亲等。

俗话说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因山区田地少、农作物产量低，而在画坞坑、坑口一带，周边有的是山，薪柴便成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。

村民进山砍柴，其劳作具有“苦、险、累”的特点。大伙都自带饭包、干粮和茶水，腰背后绑着用木头凿制的“刀夹壳”，用来挂砍刀、镰刀等工具，并带上扁担和麻绳；等砍好了柴，须用双肩将沉甸甸的薪柴挑出山去售卖。

樵夫们挑柴时，习惯一口气挑出十几里外，中途一般不歇息。因为一旦放下担子歇着，就会越歇越想歇。他们用两个肩膀轮流换着挑。换肩时，用担柱撑在扁担中心，以免放下柴担。行走时，再用担柱挑着扁担，利用杠杆作用，可省不少力气。樵夫一边走，一边有节奏地前后摆动双臂，扁担也随着这富有韵律的脚步上下颠簸，走起来既轻便又优美。薪柴需挑到城乡的柴火市场去卖。那时，烧水做饭都得靠薪柴，不像如今家家户户都用了煤气甚至天然气。樵夫将薪柴挑往柴火市场销售，途径有两条——

其一是走山路。画坞坑距县城约有三十里，且古时在画溪沿岸并没有宽敞的岸路可走。那怎样把薪柴挑到城里去呢？樵夫们走的便是山路，而且一路沿着山脊走，过东坑，再到青岩傅，直至将薪柴挑到南门街。当年的樵夫们挑起薪柴走山路，个个都是好身手。

其二是乘坐竹筏，沿着画溪可将薪柴销



往佛堂、江湾一带。当时在江湾附近有砖窑，对薪柴的需求量很大。

竹筏是村民外出时重要的水运工具。竹筏，亦称竹排，由毛竹串绑而成。一般以三节为一组，也有两节或四节的，每节长约4米，节与节之间用绳索或铁丝联结。竹筏的前节头部向上仰翘，以减少破浪时的阻力。制作时，用火在距毛竹头部1米处熏烤，边熏边用力弯折到一定曲度，然后停火泼水定形。

古时，运货的竹筏上还装有架子，以利隔水；运薪柴的竹筏则无架子，俗称“柴筏”。当年在画坞坑村内就备有数十组竹筏。运输时，每节竹筏上，都站有一人负责航行安全；三节竹筏可运载60多担薪柴。

每担薪柴的售价不到一元钱，但运输一次的运费却需十多元，运费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开销。筏运工的劳作也颇为辛苦，“冬天寒风刺骨，夏天脚底开裂，霉天双脚溃烂，常年风餐露宿”，这是他们艰苦生活的生动写照。

竹筏运输具有“丰水险、枯水浅”的局限性。丰水季水流湍急、流速快，风险大，稍有不慎便筏破人亡。枯水期水位低、流量小，竹筏容易触底搁浅，筏运工必须下水排障。若水位过低无法通行，往往需要在上游筑堤拦水，并在相应地段挖出较窄的河道以节省流量。待上游蓄足水后，再集中放水开筏（开航）。

南江是东阳与义乌两地共同的河道，见证着浙中地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商贸都市的转型。尽管烟波里的竹筏与号子中的纤夫已渐渐远去，然而这条南流的江水，依然无私地滋养着沿岸的土地和人民，将那份因水而兴、因商而盛的基因，深深植入这片土地的文化血脉之中。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

